

四朝聞見錄附錄

一





四朝聞見錄

附錄

(一)

葉紹翁撰

# 四朝聞見錄目錄

## 甲集

恭孝儀王大節

潘闓不與先賢祠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解中庸

慈湖疑大學

賜宴滌爵

大臣衩衣見百官

慶元六君子

衛魁廷尉

布衣入館

光堯幸徑山

憲聖擁立

光皇命駕北內

止齋陳氏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胡紘李沐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詞學

武林山

高宗幸太學

中和堂御製詩

請斬喬相

三文忠

天子獄

華子西

劉三傑扶陛

請斬秦檜

請斬趙忠定

九里松用金字

壽星寺寒碧軒詩

夏執中扁榜

三省

南屏興教磨崖

天竺觀音

易安齋梅巖亭

五丈觀音

柳洲五龍王廟

張司封廟

忠勇廟

忠清廟制詞

徑山大慧

宏詞

文忠蒼趙履常

徐竹隱草皇子制

昆命于元龜

考亭

洪景廬

趙忠定掄才

太學諸生寘綾紙

心之精神是謂聖

鄭節使酒過

史越王表

楊和王相字

朱趙諡法

乙集

高宗駐蹕

武林 二則

錢唐

洛學

吳雲壑

趙忠定

吳雲壑 二則

高宗御書石經

光皇御製

三王得

清湖陳仙

烏髭藥

光拙菴

萬年國清

皇甫真人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恢復

秦檜王繼先

楊沂中穴西湖

普安

楮券

憲聖不妒忌之行

光皇策士 二則

佑聖觀

莊文致疾

寧皇二屏

陸放翁

熊子復

越王陪位

高宗知命

憲聖擁立



攻媿樓公

翁中丞

張于湖

眞文忠居玉堂二則

甲戌進士

函韓首

胡桃文鶉鴿色炭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呂成公編文鑑

洪景虛編唐絕句

秦小相黃葛衫

秦夫人淮青魚

高宗好絲桐

黃振以琴被遇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八闕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宮燭

柔福帝姬

技術不遇

劉騎邊報

陸石室

開禧兵端

丙集

褒贈伊川

虎符

逆曦僞服印

萬弩營

來子儀

朱希真

寧皇進藥

秦檜待金使

真文忠公諡議

悼趙忠定詩

鵝鴿詩

宮鴉

田雞

史越王青詞

司馬武子忠節

張史和戰異議

寧皇登位

葉洪斥侂冑

景靈行香

王醫

高士

蕭照畫

慈明

節度

注腳端明

禿頭防禦

賢良 續三則

高宗六飛航海

韋居士

九里松字

王正道

張通古

史文惠薦士

孝宗御製賜吳益

閩人訛傳兆域

天上台星

洞仙歌

方奉使

草頭古

二元

單夔知夔州

寧皇御舟

兩朝玉帶之祥

張公九成玉帶

史彌遠玉帶

丁集

寧皇卽位

慶元丞相

考異 五則

慶元黨

考異

文公諡議

覆議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嘉以下御筆

科舉爲黨議發策

嘉泰制詞

戊集

岳侯追封

考異

遺事

畢再遇

周虎

田俊邁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罷韓侂胄麻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 二則

給舍繳駁論疏

尙書省榜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考異

侂冑師旦周筠等本末

韓勢敗笑鑒

閱古南園

南園記考異

四夫人

滿潮都是賊

逆曦歸蜀

優伶戲語

侂冑助邊

韓墩黎

黃胖詩

劉淮題韓氏第

西湖放生池記

犬吠村莊

考異

李季章使金詩

淮民漿棗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臺臣用謠言

好女兒花

祕書曲水硯

附王大令保母帖題跋



# 四朝聞見錄甲集

宋 龍泉集紹翁撰

## 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刀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動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卻黃袍。曉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仗劍自斷其髮。其徒又未退。則欲自伏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真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實款其期。未幾高宗即位於應天。王開關渡南。上屢嘉歎。王祭濮園。嘗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子乃始生。濮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似無惟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不污不苟。蓋自敘其推戴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之句。

按二句是劉禹錫甘棠館詩。

葬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郎。最爲繁衍。蓋恭孝之報云。

## 潘闓不與先賢祠

潘闓居錢塘。今太學前有潘闓巷。

【原注】俗呼爲潘郎。

闓工唐風。歸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

一作漁浦風浪急。龍山燈火微。

之句。識者稱之。唯落魄不檢。為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下獄。捕闕急甚。闕自髡其髮。易緇衣。持磬出南薰門。上怒既息。有為闕說上者。曰。闕不南走粵。則北走胡爾。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時。闕已再入京。敕授四門助教。闕以老嫻不任朝謁為辭。自封還敕命。時文法踈簡。猶若此。未幾論者謂闕終秦黨。語多怨望。編置信上。至信上。勾道旁聖泉。題詩柱上。曰。炎天□□熱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不得此泉□□□。幾乎渴殺老參軍。

按後村詩話云。信州道旁有泉一泓。清有神。云。炎炎亭午暑如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六月晴晴來到晚。幾乎渴殺老參軍。潘道潛時也。能改齊漫錄云。潘闕題資福院石井。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詩亦脫五字。知此書在當時已無善本矣。 猶稱記室舊銜也。先是盧多遜與潘善。故有四門之命。多遜譖趙普不

行。普相多遜罷。故闕終不免。嘉定閒。臨安守建先賢祠。一作堂於西湖。欲祀闕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闕。

事見祠記。【原注】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

###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原注】東萊字。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素亦不

敢強解。伯恭卻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處。卻是太高。所以不冝闕疑。又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之說。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

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載一無於我矣。真文忠公【原注】觀考亭之解。以爲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原注】吾其敢

一無

【原注】

【原注】

忘先生乎。考亭之門人劉黻。字季文。號靜春。與文忠爲友。而輩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爲論。則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汨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靜春辨。各主其說。或當燕飲旅酬之頃。靜春必與公辨極而爭起。公引觴命靜春曰。某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力持其說不已。著爲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是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讀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之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子嘗聞陸象山門人彭【原注】謂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者。亦是與孟子同時著書之人。象山

下記名

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象山之學雜乎禪。考亭謂陸子靜滿腔子都是禪。蓋以此。然告子決非孟子門人。嘗風靜春去高弟二字。

### 慈湖疑大學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實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讀論語有毋意之說。以爲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爲。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論。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爲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撰碑誌。俱欲去意。其慮意之爲心累者。無異于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論語之毋意者相爲發明。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領俱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鵝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略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陸復齋云。留情傳註翻荆棘。著意精微轉陸沈。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轉浮沈。蓋二氏之學可見矣。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象山於

有自信處否。

按文義此處脫落似不止二字。

學者曰。只是信幾箇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幾箇

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卻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個什麼。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謂子曰。那學子應得也。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辨。然亦禪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爲。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賜宴滌爵

賜酒羣臣無滌爵之文。孝宗錫宴內朝。丞相王淮涕流於酒。已則復縮涕入鼻。時吳公瑀兄弟亦預宴。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後有詔滌爵。滌爵自淮始。

大臣衮衣見百官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伏暑甚。丞相淮體弱不能勝。至悶絕。上亟召醫疾。有閒。復有詔許百官以衮衣見丞相。自淮始。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佞貴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衡。曰徐範。曰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原註】後至不能嗣。韓亦慘矣。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

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

還復籍于學。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爲我傳語來。且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肖。退曰。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爲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于臺。因劾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助。危公稷。蕭公舜咨。陳公慮。絮齋袁公燮。慈湖楊公簡。相與直言于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子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子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 衛魁廷尉

衛公涇字清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至公爲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陳添差贅員之弊。上敕授添差州僉幙。公卽入剡廟堂。以爲身自言而自爲可乎。有旨待詔與僉幙正闕。公已赴越。任閒會親友。玩牡丹。謂第一花人尙貴之。吾亦宜自貴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僉幙垂滿。必通書宰相爲謝。然後遇次榜。廷唱敬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門。公以通書宰相非是。唯任其遲速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以不通書爲訝。雖已降召命。而不與降人國門。引入見指揮。公翔翔于江上六合塔下。幾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郎召。與公遇塔下。鄭寒暄畢。卽問曰。清叔何爲在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卽直詣都省門面詰丞相。丞相情

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見。公既俱史相誅韓。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爲景憲太子舊學。太子知其謀于內。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彈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猶未報章。用臺吏語緘副疏以示公。公車至太廟下。得章所緘語。謂使云。傳語中丞。我今卽出北關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置。唯秩以大闔不復召矣。錢召文象祖。以史故于廣坐中及公云。初謂衛清叔。一人望身爲大臣。顧售韓侂胄螺鈿器。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嘗授經于公。初于猶爲士時。公已罷政提舉洞霄宮。遺于以書。外緘題書拜上省元。下惟具銜。至幅內則稱拜覆不備。題曰省元學士先生。蓋得前輩體。又客曰迂齋樓公。叻往往代公箋啓。又客曰輔漢卿。嘗陪公閒話。亦及道學。又客曰王大受。迹頗疎于三客。亦未嘗遊公之燕閣。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後位至司業。樓位至宗簿。封事輪對有直諒聲。輔嘗從考亭先生遊。晚以弁服終。王以忤攻媿樓公。故得罪。後謫邵武終焉。有易齋詩水心先生爲之序。稱許過于四靈。衛公垂歿。乞勿田澱湖一疏。眞體國大臣也。

布衣入館

震澤王蘋。少師事龜山。高宗宿聞其名。又以諸郎官力薦。駕幸吳門。起召賜對。以布衣賜進士出身。正字中祕。制曰。朕於一時人才。苟得其名目。稍有自見。往往至于一無屢試。而治不加進。于是從而求所未試者。至於巖穴之士。庶幾有稱意焉。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蘊積既久。聲實自彰。行誼克修。溢于朕聽。延見



訪問辭約而指深。師友淵源。朕所嘉尚。賜之高第。職是校讎。豈特爲儒者一時之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負師言。上意蓋謂龜山也。王旣入館。猶子誼年方十四歲。於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檜以謝天下。爲僕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從。族子謂之曰。千金則返批。批返而後別議。僕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從。僕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驛聞于朝。詔赴廷尉獄。具伏罪當誅。檜閱其牘。審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編置象臺。能詩文。聚徒貶所。檜死得歸。治生產有緒。蘋本將階大用。以猶子故。旋以他事爲言者所列。坐廢于家云。

### 光堯幸徑山

光堯幸徑山。憩于萬木之陰。顧問僧曰。木何者爲王。僧對曰。大者爲王。光堯曰。直者爲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堯爲龍君炷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從光堯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聖體者數四。又拱而朝。亦數四。光堯注視久之。蜥蜴復循憲聖體之半。拱而不數。時貴妃張氏亦綴憲聖觀蜥蜴旋繞。僧至諷經。嗾之。憲聖亦祝曰。菩薩如何不登貴妃身。蜥蜴終不肖。竟入塑像下。妃慚沮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二事。東坡宿齋扉。夜有叩門者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僞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缶貯殿中。施利者至。則嗾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徒本爲利。旣爲利。則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視君后妾。爲何事。語似有脫誤。龍山開。語有脫誤。移天目。從礎下小石竅往來。又有龍君借地之說。至不敢聲鐘鼓。皆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憲聖擁立

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然禮文難示于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先是吳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謁。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曰立爾。我思量萬事。常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閣門事韓

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

【原注】  
憲聖

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

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因責王以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爺。今又卻見你。言訖泣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爲勸。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頓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宮。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卽位。且草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卽位於內。則市人排舊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閣。故必先爲之備。時吳興爲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爲備。故市人席捲而去。王既卽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間。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爲誰。侂胄對知閣門事臣韓侂胄。光宗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卽光宗臥

內擊鸞。寧皇之立。憲聖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靜之治。憲聖之大明也。琚亦有功焉。文忠真公跋琚奏。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侂冑陰忌琚。以憲聖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謙事。賞花命酒。每極歡劇。閒語吳曰。冑爲成都行乎。吳對以。更萬里遠亦不辭。韓笑謂曰。只恐太母不冑放兄遠去。然猶偏帥判。一作明似誤。荆襄鄂再判金陵。終于外云。韓誅趙氏。訟冤于朝。公之子綱亦以公密奏。藁進。時相疑吳爲韓氏至姻。故伸趙而不錄吳云。

### 光皇命駕北內

布衣謝岳甫閩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羣臣苦諫。至上爲夏商未造。上益不悅。岳甫伏闕奏書。謂父子至親。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日。何俟羣臣苦諫。徒以快近習離間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愛陛下者。如陛下之愛嘉王。萬一太上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爲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竢上已駕。卽薦以代己者。止齋陳氏傅良。時爲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顯竢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卻上輩百僚暨侍衛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懿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門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于殿下。慈懿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去。謝遂報罷。先是岳甫嘗上書孝宗。請恢復。不報。謝娶孫氏。孫已死。謝發其線篋。乃謝所上書副本也。謝嘗以副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

之謝益感愴。閩士林自知觀過。與謝同遊于京學。以詩一絕爲紀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復讎詔。奈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號爲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糧料院。終于官。

止齋陳氏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蔡幼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鑒正體。故今舉子詞賦之失。自陳始也。奏疏洞達其衷。經義敷暢厥旨。尤長于春秋周禮。考亭視爲畏友。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輩行不侔。而學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記博聞。未見其便止。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形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一云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止齋實爲寧王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卻是好人。侂胄對上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

于師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亦有贊策功。阨於韓氏。遂不果大拜云。

###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臺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識文忠爲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真異等。是歲毛君自知爲進士第一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猶真異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日。力從史恢復事。且其父閱卷。遂駁真五甲。勒授監當。後廟堂授以江東幹幕。終文忠之立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南岳劉君克莊潛夫以詩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豈集作誰料臺中有異評。後集作垂二十年纔入幕。隔集作後三四榜盡登瀛。白頭親痛

終天訣。丹穴雛方隔歲生。策比諸儒無愧色。只

集作自

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詞云。劉詩

登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流泊以死。真公卒爲名卿。留以使酒任氣。爲言者屢以聞。然該敏貫洽。近代相門子弟未有也。文忠初甚與之契。中年對客語。留則愀然不悅。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義之墨池。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廬得池于劉臥內。劉氏遂衰。其臨政操斷皆類是。故謗者亦不恕。嘗得方巖王公簡復士人周儀甫書云。納去茂潛書。雖儀甫不待老夫之囑。茂潛永嘉之政。苦于蔣莫邪。新發于硯切。

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來墨池事最偉。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屣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自敍科第。嘗階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凌忽。若宿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埃。先請葉學士。

【原注】

即水心。

胡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穎子。李公閒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于某官。某語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于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旣爲韓留。則力薦紘。沐遂誣忠定爲不軌。紘代擊考亭。

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紘文逼柳州沐詩文洒脫一晚無著易頗契奧旨其初未必盡出于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

耳鞏粟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鏜自敝其事京對鞏者無異于忠定對紘鞏賢者也嘗歎京言之

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紘位近時林一作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面戒之

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原注】省試命題亦然真宗以卮言日出試士于廷孫何等不究厥智賦莫能

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真宗不以爲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卮潤也是歲以何爲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廷對始用策先是葉祖洽夢神人許之爲狀頭惟指庭下竹一束謂之曰用此則爲狀元葉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葉果爲首竹一束乃策【原注】

又夢中神爲設狗肉片爲狀字

定數如此葉因鄉人黃裳勸神宗講知上意深喜孟子嘗以語葉故葉對策始終援孟子以爲說先是荆國王安石嘗賦詩試闈中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蓋已嫉詞賦之弊後因蘇

子由策專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父用策力抵新法。安石遂有罷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語近臣曰。進士試策。文理有過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寧黨。遂力主罷制科議。制科詞賦既罷。而士之所習者。皆三經。所謂三經者。又非聖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說以增廣之。各有套括。於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應制誥。駢儷選。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寧之制。於是始設詞學科。試以制表。取其能駢儷。試以銘序。取其記故典。自南渡以後。始復詞賦。孝宗始復制策。而詞學亦不廢。

詞學

洪氏遵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卽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爲神。洪獨不記。太祖卽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寧皇試宏博之士于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劉澹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歷八變序者。合用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歷以爲據。時鮑明法華字澣之爲廷評。明于歷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歷。鮑爲劉里人。徐謂劉曰。君盍訪鮑。借兩界歷。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鮑。得兩界歷。具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已迫。徐自訪鮑。借歷。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原注】劉字持去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歷序。劉甚得意。自以爲卽神臂弓。比徐于敍末。但略云。亦有

一行兩界歷。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祕書陳璧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用山河歷事爲疑。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贅。是歲劉



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孚尹二字。以尹爲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爲證。用史釋音。當以末釋爲證。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聯上一句四字內。亦何傷于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嘗訪真文忠公席間。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荅以試者二十人。皆曾來相訪。昨某閒教人。膽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瑩。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瑩。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原注】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瑩處。揭示

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異。已寘異等。而

末篇贅用周禮巫

【原注】  
音筮

咸爲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真本共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中異等。

爲玉堂寓直。徐三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爲親奉祠。反爲冷官。真出漕江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于鄉。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 武林山

余嘗考晉書地理志。錢唐有武林山。舊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迴一十二里。又名曰靈隱。錢唐令劉道真。錢唐記。太子文學陸羽靈隱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翰林院學士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卽靈隱山。舊圖經云。武林山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

也。新圖經云。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無所考據。余嘗竊笑。舊圖經既云。有武林山。又名靈隱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是武林自爲一山。虎林又爲一山。城裏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爲圖經者。未嘗知武林避唐諱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則正合攻媿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西湖也。舊圖經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諱。未免疑武林虎林爲二山矣。詳見于下卷。

【原注】其事無關於世。固似不必辨。蓋太一爲聖駕款謁之所以此資備顧問者。

### 高宗幸太學

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祇謁先聖。止輦大成殿門外。降登步趨。執爵奠拜。視貌像翼翼欽慕。復幸太學。御崇化堂。頒示手詔。示樂育詳延之誠意。命國子司業臣等。閱講周易泰卦。賜羣臣諸生坐聽講說。上首肯者。再復遷玉趾。俯臨養正持志二齋。顧瞻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齋也。本幸養正齋。養正齋與持志齋相鄰。齋生正倖恩典。遂力邀駕幸持志。上憐其意而幸之。自後未幸學之先。上欲幸齋。必預敕齋名。擗截唯謹。恐其復邀駕覬恩也。

### 中和堂御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旣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

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堂北又有清風亭。御書其楹云。斯堂特偉之觀。無愧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因改爲偉觀。聖意駐蹕決于此詩。

### 請斬喬相

文忠真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進。止于盱眙。奉幣反命。力陳奏疏。謂敵旣據吾汴。則幣可以絕。朝紳三學。主真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喬公行簡爲淮西漕。上書廟堂云云。謂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史相以爲行簡之爲慮甚深。欲予幣猶未遣。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楨。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 三文忠

歐陽子諡文忠。京丞相鏜以善事韓亦諡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諡歐陽者諡鏜。改諡文穆。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真文忠初諡也。諡議未上。有疑其太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諡諡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謂公無愧于歐陽。未嘗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辨。竟用初諡云。鏜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旣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于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旣册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

陳亮爲左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聞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卽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咎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于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形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于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于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撻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實亮父于州圍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認僮于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壻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羅樞密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履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

【原注】亮字

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

問而發之。

華子西

華岳字子西。右岸諸生。以武策擢第。爲人輕財好狹。未第時。以言語爲韓氏所貶。寘建寧園土中。投啓建守。傳公伯誠。一作公憐之。命出入毋繫。又以抵觸李守伯珍。【原注】復寘園土。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

誅。華放還。復籍于學。因擢第爲殿前司官屬。華鬱然不得志。有動搖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圍其屋。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何怨尤而欲相謀。岳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史持牘奏寧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進而告上曰。是欲殺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斬罪定刑。史對上曰。如此則與減二等。上不悟以爲減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東市。岳倜儻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蒙齋。史不問。

【原注】名大異。

復寘園土。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

劉三傑扶陛

劉三傑。衢人也。與韓氏有故。用爲太守。朝辭寧皇。劉有疝疾。僮僕扶陛檻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劉三傑無君。可議遠竄。韓爲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請斬秦檜

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原注】高宗震怒。以爲

奏藁本。



模稜。愕。真。几。上。卽。草。檄。勒。回。師。劬。弟。請。斬。忠。定。師。劬。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

### 九里松用金字

或問子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字何以用金。子謂之曰。高宗聖駕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願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爲御書。黼黻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歎息曰。無以易說所書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復揭之于一字門云。

### 壽星寺寒碧軒詩

東坡既賦寒碧之句。吳說能草聖。行書尤妙。嘗書坡句于寺之鬆壁。高宗命使詔僧。借入宮中留玩者數日。復命還賜本寺。說字畫遭際聖君如此。

### 夏執中扁榜

今南山慈雲嶺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婕好寺。

【原注】後  
贈賢妃。

泉自鳳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凰泉

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俗呼爲夏國舅。偶至寺中。謂于湖所書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及駕一無再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

乃執中所書。上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詔仍用孝祥書。

原注今復  
揭執中字。

三省

嘉定重修都臺既成。旨許士民入視。凡三日。驪塘危公稷時爲祕書。約予俱入。既出。則問客曰。凡廳治皆南面。惟都臺則宰相坐東面。參樞皆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言。太宗嘗爲中書令。既已廟坐。後人遂不敢專席者。又謂三省舊在內中。不敢上擬南面者。又謂宰相廟坐。則參樞不宜列坐者。危公以其無據。出于臆說。不大釋然。余年最卑。公視余曰。賢良獨不聞一作乎。予謝其問而對曰。熙寧官制既改。三省長官皆視事南面。餘官遂從兩列。恐當以此爲據。危公謂予曰。子得之矣。

南屏興教磨崖

【原注】又有小南屏山與南屏軒。○按軒疑對字之誤。

今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尙。其于齊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爲之也。今南屏遂爲焚榭之場。莫有登山摩塗苔石者。

天竺觀音

孝宗卽位之初。出內府寶玉三品。寘于天竺寺觀音道場。明年御製贊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爲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卽應。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內典如此。

易安齋梅巖亭



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於郊壇。易安齋之梅。一有亭曰。謁款秦壇。因過易安齋。愛其去

城不遠。巖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為賦梅巖云。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

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在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霽霞。脩【原注】今上殿諱冰豔數枝斜。東君欲

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見。巖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喚作甚梅。主僧對

曰。青蒂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藤。對曰。萬歲藤。稱旨。賜僧階。上嘗拂石而坐。至今謂之御坐石。

### 五丈觀音

觀音高五丈。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蓋建隆元年秋也。轉智不御煙火。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紙衣。號紙衣和尚。高宗借憲聖嘗幸觀音所。憲聖歸即製金縷衣以賜之。及挂體僅至其半。憲聖遂遣使相其體。再製衣以賜。

### 柳洲五龍王廟

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鬻重塑五王像。冕旒珪服畢具。其中三像。一模韓侂胄

像。一模陳自強像。一模師鬻一作蘇像。時韓陳猶在。臺臣攻師鬻一作者。惟於疏中及師鬻一作自貌其

像。不敢斥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為信而易之。然師鬻一作

論疏可考也。

張司封廟

廟號昭貺。卽景祐中尙書兵部郎張公夏也。

【原注】或作兵部。史碑又作太常。詞典作工部員外。俗呼司封。

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爲兩浙轉運

使。杭州江岸。率用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合作石隄一十二里。以防江湖之害。旣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歷中立廟于隄上。嘉祐□年十月。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愜憤。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于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隄成而潮亦退。蓋眞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隄。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蕪之使。功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患當如何。是尙得生名之智。歿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至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貺所築。今願諉之錢王則尤繆矣。

忠勇廟

廟在九里松。祀故步軍司前軍統制張玘。紹興三十二年。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玘用命戰歿。奉旨贈清遠軍承宣使。仍于本寨門首建廟。賜號忠勇。乾道元年。步帥戚方所建。

忠清廟制詞

顯仁太后龍輦將渡會稽上。聖孝出于天性。預恐風濤爲孽。遙于宮中默禱忠清廟。及駕御既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柰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既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既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予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于集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 徑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張公九成字子韶。自爲士時。已耽釋學。嘗與妙喜往來。然不過爲世外交。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檜既竄斥。張公廉知其素所往來者。所善獨妙喜。遂杖妙喜背刺爲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嘗動。後檜死。孝宗果放還。復居徑山。有勸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荅。孝宗憐而敬之。寵眷尤厚。賜金鉢一作鉢似誤。袈裟。輿前用青蓋。賜號大慧。言者列其寵遇太過。高宗旣御北內。得以遊幸山間。以妙喜故。賜吳郡田萬畝。駕幸。越二年始建龍游閣。

### 宏詞

嘉定閒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一作羣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予載之詳矣。水心先生著爲進卷外彙。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

顯人祖父子孫相望于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爲詞科。則其人已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于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蕪。蓋草于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于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于嫉視詞科。亦異于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爲。文忠眞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蓋得于里人張彥清一作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

放言也。豈有激歟。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纓纓。方畢三年之制。赤鳥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旣庶旣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蓋文忠旣入割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

文忠荅趙履常

文忠眞公嘗與趙公汝談

一作汝愚

相晤。趙公啓文忠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荅以公爲

宗臣一作國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事一作論之臣爾。趙公自失。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

文忠語余曰。他年某極力只做得田君。貶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予論理學。則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个皮膚。如劉靜春卻論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卻與公論骨髓。其後公閒居僅十年。而朝夕反覆議論者。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于嘉定之初耶。

### 徐竹隱草皇子制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胃。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 昆命于元龜

按此事載齊東野語第十六卷較此尤詳。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史彌遠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史帥福闔。卽束裝奏疏。

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徧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放思。一作臣嘗學詞科于思思非不記。此特出于一旦私

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辯。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實于文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賦武夷大隱屏詩云。甕牖前頭大隱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氏得其詩而誦之。謂南軒張敬夫曰。佳則佳矣。惜其有體而無用。遂自爲詩以遺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青更好。胡公銓以詩薦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不拜。蓋先生之意。以爲胡公特知其詩而已。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爲陳氏所造。本以寘其父之榧。葬畢。因以爲祀塋之所。故曰考亭。其後亭歸于先生。以考亭於己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自以爲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然天下稱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稱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叩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慕。遂爲公易曰希元。然天下稱景元已久。至今亦未有稱爲希元者。文中子弟續字無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爲字。蓋本于此。

洪景慮

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遲之。洪公每勸上早諭莊文。上爲首寤。閒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原注】時洪爲知制誥。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詔。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謝罪求去。歸番陽。與兄丞相适。酬唱觴詠。于林壑甚適。偶得史氏瓊花種之別墅。名曰瓊野。野疑墅。樓曰瓊樓。圃曰瓊圃。史氏欲祈公異姓恩澤。不從。史氏遂託公以瓊瑤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稱。公不爲動。則伏闕進詞。詣臺訴事。因爲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詠題品。而小人卽毀之。至不復遷政府。亦命矣。

趙忠定掄才

忠定季子崇實。閒因與予商推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則難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胄。遊京幙。爲元僚。有雋聲。而誠實出于天性。真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學諸生眞綾紙

鄭昭先爲臺臣。候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早綃爲短簷繖。如都下賣冰水。一無水字。擔上所用人

已共嗤笑。灑者猶以爲首犯禁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闈者勿受謁。諸生至詣闈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至作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于強聒。謂之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彝。旣因檟楚齋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旣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旣屈。遂治任盡出太學。寘綾卷于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岸經武諸生。偶遣餽舊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字往廉其事。具得實。因慈明啓于上。上卽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一無事字。免覃所居官。仍爲農卿。諸生奉詔唯唯。一作唯謹。

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于此。以余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于太學云。覃于宦業無顯過。蓋善人也。卓蓋一事。合申廟堂。當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卓繖。未知合與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若朝



廷有旨，亦不許用阜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于處置矣。時卽有輕薄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青爲阜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

### 心之精神是謂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 鄭節使酒過

臣寮論列鄭節使與裔使酒尙氣，政事鹵莽，光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髣髴，與裔戚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酒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爲使酒也。言者漸懼而退，隨有旨于外。

###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原注】能四六爲薦者，越

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爲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

六話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捨一作沒人善之意也。【原注】或云與呂申公遺表同。

###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開居郊外。

一作微行

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

而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遽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嘗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鷹押來脫吾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爲眞王所書。吾安敢僞。司帑堅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至。聲屈冀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釀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閒因簽押支用。歷既簽押。司帑者乘閒白王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予以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朱趙諡法

【原注】忠定遺集。其家欲以慶元丞相集爲日。以慶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一無夫以忠節致死者。俱于諡法有愍字。趙忠定當諡愍。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謂愍之一字。實

不忍聞。遂易諡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諡文正。

按丁集初諡文忠。此云文正。或傳寫之誤。

考功劉公彌正覆諡。謂先生當繼唐韓

文公。又嘗著韓文考異一書。宜特諡曰文。且謂本朝前楊億。後王安石。雖諡曰文。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旨從之。自後議諸賢諡。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



# 四朝聞見錄乙集

## 高宗駐蹕

高宗六龍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聖慮。暨觀錢唐。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呂公頤浩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躬爲言。今駐蹕錢唐。足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娛。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從臾貶號。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計。蓋決于帝。而贊成于頤浩也。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元虎爲元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虎昂首。領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領。又謂高宗嘗占夢爲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竹宮

竹宮一本誤作行宮。按甲集作太一宮。

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

竹。蓋因一小土阜爲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因攻媿樓公齋宿句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蓋靈隱之山。卽武林之山。冷泉

之水。卽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培塿之士。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錢氏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脈。是又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爲正云。

武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原注】字季通號西山。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鐘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先生

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爲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辨正在丁集黨議。

錢唐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圍視錢唐。喟然而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于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唐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肆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遊。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不肖盡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復于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遊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按宋刻咸淳臨安志有主人二字。王又短之以爲欺君。故遷都之議爲世迂。

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議己者于地下矣。

### 洛學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寘唐于理。王與唐爲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爲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爲解。考亭上書力辯。以謂至以臣得力于師友之學。以中傷不報。故終王之居相位。屢召不拜。考亭之子在。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准者異矣。予嘗與閩士同舟。相與歎息在之。弗紹。且謂在盡根盡骨。賣了武夷山。閩士謂予曰。子之鄉蠹。只是賣了一座武夷山。我之鄉蠹。卻賣了三座山。三座山。蓋指三山鄉蠹。謂梁成大也。程源爲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鬻米于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伊川考亭掃地矣。諸學子孫。惟呂氏未墜。成公猶子康年。甲戌廷對。真文忠欲寘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恐觸時政。文忠固爭不從。遂自甲寘乙。文忠嘗出其副示予。相與歎息。公輟俸命書市刻之。

### 吳雲壑

四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校中祕書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琚。【原注】吳雲壑字居父。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微。

絲多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籛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遊從皆極一時之彥。公無他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跡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聞矣。公所居予舊遊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爲燕坐處。樓相直有亭。僅著賓主四人。因城疊石曰南麓。麓後高數級。登汲于甕。泄之以管。淙淙環佩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畫三三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爲嘯臺。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自臺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壇。園植碧桃。有石可基而一作疑是坐疑是。可坐而築。自西行有徑。亭曰物表。亦光皇賜扁。面直吳山。又曲折宛轉入茶蘼洞。茅頂

而圓。內揭以鏡曰定菴。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抵地僅尋丈。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烏啼鶴唳。寂如山林。公野服塵芥。二字疑誤。大條蒲履。徜徉其閒。望之者疑爲仙云。公爲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

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幾之暇。卽命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領聯及之。

【原注】時  
已爲直學趙

欲待以眞學士。吳亦不難之。○按此注當在後亦豈無以處吳者。卞下。

憲聖旣御籋政。趙公汝愚爲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



慈福宮使。又求提舉中祕書。趙公俱難之。趙旋一作物色韓侂胄。憲聖表孫也。侂胄奉趙命。惟謹。雖一秩

不以請。趙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疎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  
懽甚。一日謂德謙曰。哥哥有大勳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闕官也。有此例乎。弟弟毋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  
行且宜麻矣。王唯唯以爲疑。何澹時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  
班以出。翌日延播。何悉如所教。繼卽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袖以泣曰。弟弟誤我。侂胄  
徐謂曰。哥哥放心。略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俟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囑之。竟死。貶所。何  
遂遷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德謙旣逐。自此內批皆侂胄自爲之矣。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實嗾之。  
李初未知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爲韓姪壻。放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  
韓亦先昭之以美官。詞曰。屈釐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于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于論定  
之後。一無二  
于字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寘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

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強隣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  
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趙偕猶子崇鈇赴貶。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  
吳蓋。蓋吳舊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于天性。必不出于侂胄所爲。趙公舍宮使提

省之職亦豈無以處吳者。

前注宜在此句下。

予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干趙氏于真西山學巖書院。西山

之子娶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疎寮真蹟。至今藏之。時吳公已爲開府。而疎寮詩卷首稱之曰儀同。予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遇其子歷。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爲信。按文義未足。似有脫文。

###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嘗勸忠定。既已用韓。當厚禮陳謝之。意欲忠定處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爲券。兒去乳。卽以首飾羔幣厚遺之。故謂之陳謝。韓後聞其說。笑建俗而心宥之。故禍公者差輕。嘉定初。號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善以入。卜得遁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謂其父因韓用兵憂憤殊甚。遺書數千言。至以藁上。楊公旣致爲臣而歸。雖不言事可也。誠有所論。何爲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蓋先生友。亦非門人云。

### 吳雲壑

憲聖旣御簾政。則戒公曰。垂簾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時。

【原注】謂孝宗。

汝輩自此少出入。庶免于預內廷之謗。

其嚴待家人如此。謂之以聖宜哉。

又

孝宗篤眷公。情均兄弟。自論詩作字擊毬之外。未嘗訪以外事。咨以國政。問以人才。公亦未嘗對上及之也。君臣之閒。兩得之。

### 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于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辯。

### 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琚兄弟曰舅。琚九聖眷。後苑安榴盛開。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疊輕綃色倍醲。晚霞猶在綠陰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筆。卽書曰。春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微殿閣風。上稱歎者久之。憲聖于二王中。獨導孝宗以光皇爲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帶杭音。額角中

一無中字

有刺字。意揀罷軍員也。頭蓬面垢。或數日不食。莫迹

其止宿。包道成嘗與之共衾。謂其體壯熱如傷。塞道成汗。而異衾人卽之。或咄咄罵。至以瓦礫詬羣兒。

予嘗呼之。但正目以視。邈無所言。光宗始開王社位爲第三。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于道中。前邀王車衛者拽之。王問爲誰。但連稱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其兆。縱使去。既卽大位。命入中禁。賜命不拜而出。道遇與之錢者亦無所謝云。

清湖陳仙

今所請仙。蓋小陳也。光皇爲儲副日。久遣黃門召其父以入。上著白絹汗衫。繫小紅條。見陳入避之。徐遣召陳黃門。設香案。金屈卮酒。金樸貯生果三匱。炷香焚所問狀。仙遂降于箕。書光皇以某年月日卽大位。黃門持以入。出則就以酒勞陳。且贈金帛。遣出戒以歸勿語。後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召陳。陳以近日仙不降爲辭。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皇得疾。蓋陳已前知于仙矣。陳兄弟能致仙。有奇驗。類皆如此。特不靈于予。他事不繫于國。故不書。

烏髭藥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入侍重華。從容啓上曰。有贈臣以烏髭藥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爲。蓋重華方奉德壽。重惜兩宮之費。故至德壽登假而後。卽授光皇以大位。其脫屣萬乘。蓋有待也。

光拙菴

孝宗晚慕達摩學。嘗召問住靜慈僧光曰。佛入山脩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對曰。臣將謂陛下忘卻。頗稱旨。

光意蓋以孝宗卽佛。又焉用問禪門葛藤。亦有可笑者。東坡嘗謂其徒。善設坑穽以陷人。當其欲設。卽先與他塞了。此語最得其要。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遊。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陸將以刪定面對。爲王信所一誤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見晚之歎。作聽

### 萬年國清

孝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家于天台。上又曰。聞彼多名山。勝利孰爲之冠。之瑞對曰。唯是萬年國清。上大加賞歎。之瑞遂階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尺。上質何以驗之也。毛對曰。臣目斜視景。上喜其捷。

###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號爲有道術。善風鑑。高宗閒。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繪絮至數襲。謂皇甫曰。先生何一作

亦。怕冷耶。皇甫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逆亮謀南寇。故皇甫以對。上大悅。後又自出山來見。上叩其

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爲陛下尋得個好孫息婦。上問爲誰。則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生于營中。生之日。

有黑鳳儀于營前。大黑石上。人謂鳳實鸞。石則元王。一作皇慈懿小字鳳娘。蓋本于此。后旣爲太子妃。至

訴太子左右于高孝兩宮。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爲皇甫所誤。孝宗屢訓妃。宜法大媽媽。【原注】

即憲聖。

蠡斯之行。汝只管與太子爭。吾寧廢汝。上欲懼之。未嘗真欲廢之也。因驚憤。疑其說出于憲聖。會光

宗即位。大惡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級。

【原注】或謂即陳源。

其黨亟

一作即。

奔訴于重華。迨有教曰。吾兒

息怒。光皇雖卽奉旨。而詞色加怒。意欲他日盡誅此曹。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閒三宮者。光皇適感心疾。久缺定省。重華憂之。得草澤良藥。爲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賜。恐爲后所沮。俟光皇問安。卽面授之。宦官因閒慈懿云。太上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后使覘北宮。果有藥。后遂持嘉王泣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許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兩制俱扈從。惟吳琚待制。以疾在告。上將進酒于茶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請光堯。上方怒言者。遂以重華亦有不會恭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暨宣勸以賜。會上怒未怠。以手顛誤觸卮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纔見太上傳宣。卽大怒碎卮矣。每太上遊幸。上必進勸。會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上偶不記。太上左右陰颺雞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雞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雞。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詣北宮。至孝宗大漸。終勿克執喪。與憲聖垂歿。而莫有嘗藥。皆后爲宦者所誤云。

###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聖性簡儉。雖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時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謂必大曰。多時不與卿說話。賜必大

坐上耳語黃門。高門出。則奉金缶貯酒。瀉入金屈卮。玉小牒貯棗。用金綠青窰器。承以玳瑁托子。中浸羊絃線。一作肢絲。○絃一又作肢。清可鑒。酒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歸語其家。歎上之簡儉。翌日遂拜政地云。

### 孝宗恢復

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至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爾卻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光堯每以張浚誤大計爲辭。謂上毋信其虛名。浚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纔遇士大夫來見。必問其爵里書之。若心許其他日薦用者。又鎔金盃飲兵將官。卽以予之。不知官職是誰底。金盃是誰底。或者謂必有近習譖浚于太上云。

### 秦檜王繼先

臺臣有論列二人者。上曰。檜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 楊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南渡之初。敵人退。而羣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羣盜。大者郡王。小亦節鉞。朕所自有者。惟淮浙數郡。計猶豫未決。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已發願。除地土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實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普安

上有所聞于張說。以質于秦檜。檜至。固要上以所言之人。上倉卒不敢以說語檜。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語檜。檜銜之。未有閒。會普安丁本生戚。遂嗾言者請上令普安解官持服。【原注】或云說所言乃建康盜事。

楮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爲侍從。力抗疏。以爲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閒。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其然。至于今日驗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售。至石首時。則價又踊。愚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爲苦。又有太守自蜀來對。以道閒目擊楮踊爲患。上皆笑而不以爲罪云。

憲聖不妒忌之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原注】謂太后。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旣旋。變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



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一作后之命云云。德妃吳氏云云。可立爲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 光皇策士

周南。吳中人。遊太學。有時名。然頗任俠。與水心先生善。晚號爲善類。南嘗與鄭湜遊。湜有奏疏未報。南嘗見之。會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有司已第南爲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臣曰。湜之疏入纔六日。爾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鄭湜無削藁愛君之忠。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爲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爲周述墓。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爲教官。至給札中祕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真文忠公撰徐玉堂鳳墓碣。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吳中號爲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至聞于上。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召之至京。一無京字親洒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策中謂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匄之小夫。光皇惡其訐。故因湜疏以發之。葛丞相邲時在位。南疑其贊上。邲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違豫。闕定省禮。南亦以此諷諸公云。

又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

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亮獨于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爲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于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阜陵稱獎。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爲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爲進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書。詎可泯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驪塘危公稹。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爲第一人。阜陵覽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卽是聖君行弊政耶。卽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爲亞。

佑聖觀

古篆無佑。佑卽右。賜佑聖篇篆者。爲右羽流固爭。以爲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旨從之。非篆古也。識者謂旣從佑字。卽不當用篆。觀爲孝宗潛邸。先自有神。三見于雲端。孝宗爲之拜跪。旣卽大位。賜邸爲觀。蓋龍潛初志也。眞聖殿。潛邸正寢也。寢旁規小室。若今小學。有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于石。蓋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勵之。

莊文致疾

士固號爲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懵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是日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智。班退卽命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羣試者會。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羣士遂卽而折其杖。圍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得疾。薨。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覬宣諭孝宗。德壽以閒人不管閒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黃背。黥隸海島。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爲相。後以使事至闕。見于孝宗。及其主倦政。遂授以國云。

寧皇二屏

寧皇用二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卽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爲二屏。以白楮糊。緣以青楮。所幸後苑。有苦進上以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衛。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烏浣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于永嘉。陳氏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畫可。謂之請批。依龍顏隆準相者。謂眞老龍形云。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

【原注】平聲。○按此當注去聲。

至今謂觀

【原注】去聲。○按此當注平聲。又此處似有脫文。

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

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學行有詩說傳于世。大率祖半山後以新法浸異。公紹興閒已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寘公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于水云。嘗從紫巖張公遊。具知西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給中原豪傑以滅敵。自商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徧交。游宦劍南。作爲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處而躱之。旋除刪定官。【原注】賜第時得簿。或

疑其交遊非類。爲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旋卽復用。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賓款洽。以觴詠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復出。韓侂胄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擊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裯紅縵之語。又命公勺青衣泉。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記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惟游盡勺。且謂挂冠復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開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韓求記于公。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侔。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諛言無侈辭。足以導公之志歟。公已賜丙第。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爲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留詩

以示其家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則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簣之時矣。又有鄭棫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龔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莆陽陳讜，文人也，輸靈壁以壽韓。至刻金字于石，稱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錫字分題如錫福錫爵一作壽之類，爲詩以獻。韓敗，有爲陳瘞石于地者，會搜地窖，鏗然有聲，則陳石也。遂爲言者所彈。陳留題吳山三茅觀梅亭詩，有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宗之句，繼是未有能和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爲憾。獨附韓一節爲可恨。官職自有定命，特諸人自信不過耳。

###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于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袖，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卻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壁堵飾猶溼，與熊笑語甚歡。酌謝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自此升矣。熊與敝舊極款，茗畢，卽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祕書對，熊恐

已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爲是官。適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兩制艱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卽召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祕。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叩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閒。熊嘗與謝通家。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祕書省要說話。謝至祕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貯炭。某叨冒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祕書。越王識熊于百寮邸。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時。故相或居輦下。時召入問事。閒遇朝會。則立舊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禋則陪。無所嫌也。阜陵慶上皇八表。參用典故。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祠。祠字疑誤。既竣事。以

史舊學曲爲勉留。時相疑其迫已。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聞于燕居太息。語子弟曰。吾與陳福公並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論。則人皆相與曰。此陳丞相所爲。稍拂公論。則人又曰。此史某所爲。吾命招謗。昔爲布衣術者云爾。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故也。

憲聖擁立

憲聖既贊高宗立善安。遂定大統之寄。高宗登遐。憲聖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爲歎。及內禪光皇。賢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長樂宮。一無宮字。極天下之養。盡人子之歡。宮去東園最近。旬浹閒

卽恭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臥看九佳。憲聖欣然從之。先是高宗經始東園。蓋恐頻幸湖山。重爲國費。故園去東門百步而遙。落成之頃。俱憲聖駕幸。有一門逕通小東園多柏。上與憲聖相視而泣。連稱相似相似。時幸園中。時字上宜有後字。獨不至此。左右疑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故

重爲之感傷。

攻媿樓公

攻媿樓公。天性豁達。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獨因草制以天下公論不予韓。故寧罷去。韓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廢。韓亦迫于公論欲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紙書卽召矣。親戚具道韓意于公之子弟。從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張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受

受字疑衍

或改作爰

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荅邦昌書。大稱

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力請貶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于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浸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爲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旣罷政。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目爲羣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駟僧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駟僧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遙。浮溪汪氏本爲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疑爲翁所譖。故極力誚之。建炎兵事倥傯。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翁適承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闕之費。故未免調度繁擾。水心先生進卷外藁。議公推剝。蓋未知此。其子進士翁謙之。嘗詣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知秀巖李氏。修四朝正史。筆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孫孟燧。補上庠生。遊邊得官。死于定海之訟。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嘗首臨安鄉書。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蒼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按此句似有脫文。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

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按此下似有脫文。務能參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倜儻。輕財好施。勇于爲義。爲政平易。民咸

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賊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賊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實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真文忠公嘗語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園種芙蓉楊柳。鷺鷥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旣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寧郡王文忠與許公奕給事甚相好共謂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則一作捐其一許遂封還制書文忠以官卑且攝職玉堂但具劄白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而許之奏已入慈明震怒遂斥許而文忠獨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當制除吳環一作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

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甲戌進士

袁蒙齋甫甲戌進士第一人作文忠實閱其卷于殿闈出則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亂其次序沒其姓名余讀其一謂文忠曰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必是一作者公未荅予又讀其一以國論國事爲說國事謂廟堂之用事者國論謂議論于朝廷者其意以國論爲空言以國事爲實用欲任國事者必參國論持國論者必體國事文忠問如何予對以理無兩是似不如前卷然其說出于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

而撫子背曰說得著說得著蓋先卷乃李公晦

【原注】方子

所對而後卷即蒙齋也文忠欲實李首選而同列

謂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時宜又欲實呂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進士徐清叟亦幾中首選亦以議中書之務未清又用藝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政僅實第四徐既爲御史彈袁文亦及其策并與其父絜齋變學于象山者爲異端謂不宜實經帷

### 函韓首

韓侂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以

丞相代之

【原注】謂陳自強

敵問首謀則荅以今已避位蓋至計也韓疑其建明漸廣不能從用薦者言召蕭山縣

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信孺途聞具知金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與敵反覆論辯凡稱謂歲幣土地一如舊敵多爲術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殺也方恐我急于賣和別遣使命過有所許誑敵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敵許而津之韓懼方遲留果議別遣使方歸語韓韓欲再遣方謂韓曰信孺既爲朝廷萬里行矣初不憚死今具得敵要領卽再往亦決不死惟稍一作少遲信孺行敵必遣使來報且一作具議平章

聽愚計韓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柎以代方柎詣金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與易弟爲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故金遣諭成使來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

良能建議以爲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爲可惜。章以語侵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冑臭頭顱。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于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金。諜者謂金旣受韓首。諛之曰。忠繆侯。方之在敵中也。金元帥責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爾失信。故我失信。帥曰。我何爲失信。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爾之誘逆曦在某月日。以日月先後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敵服其探伺精的類若此。故語塞。金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敵以失蜀調方云。儀秦雖舌辨。隴蜀已唇亡。方卽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金元帥又謂方曰。前詩非劇爾。國有州軍幾。今一擲已失五十四州。吾爲爾國危矣。方聲色弗撓。對以銜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帥閒諜素明。獨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鐵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衆。葦蕭歲關。圩圍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衆。生之無窮。閩自爲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一有浙字江淮之所入。故吾國之餘波。常及于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彼蜀之爲蜀。號爲州五十四。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然而僅足以爲五十四州軍民之用。一有菜色。或轉餽焉。白石饒風之捷。必不爲他人有者。凡以爲民而已。金元帥嘉其辯而憐之。故有儀秦之許。方敵要吾以

貶號割地方則

則一作是以

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知于朝也。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能辯。時留崑山妻舍。韓

頗聞其名。諭錢參政象祖風。崑山令以禮羈縻。劉勿使去。令輕於奉行。遂親持圓狀見劉。目之以奉。使別設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喝。喜不勝情。竭齋資以結譽。後朝廷既用方王。令小官也。不復敢叩。錢劉賓客盡落。竟鬱鬱以終云。

### 胡桃文鶉鴿色炭

予方修宜和沈腦燭事。適讀王竹西侍郎奏劄。又知當時御爐炭樣。方廣皆有尺寸。炭紋必如胡桃文鶉鴿色。王公諱剛中。號竹西。字居正。常守婺。一有女字適當漕司封降色樣。奏之上曰。臣向者備官行朝。目覩陛

下宮室卑陋。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簡。雖異時達官大姓之家。有過于今日者。陛下悼國步之艱。猶有謙抑不皇之色。此必有司之過舉。諒非陛下之本心。臣輒將所降炭樣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而聞之旁郡。蓋不勝其擾矣。

###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陳東歐陽澈

【原注】先贈朝奉郎祕閣修撰

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已。

陰用上手批。真二子于法。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區家事。皆有條理。自

知頃卽受戮。略無慘戚戰慄之意。

一作狀

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

詔自責。時大臣蓋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污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略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原注】用出處

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爲忠臣乎。雖然爾

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賁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躬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覲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于朕躬。誼難寬于爾責。蓋東澈書題攻黃汪。爲黃汪者。正常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尙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服習駢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救罷詞科之失。而公已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于雕鐫緝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

值直。值疑。

以陛下意志廣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竊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嘗用余嶸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鏞。嘗試曾學。有司亦僅與申省文得。典誥體時爲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門以俟。陳每餽潘酒。富甚。嘗與予共酌于糧料院之雲根云。

### 呂成公編文鑑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旣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祕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旣叨中祿。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騷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數篇。已眞選中。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恐不止如所選。公遂併去之。

### 洪景盧編唐絕句

孝宗從容清燕。洪公適侍。上語以宮中無事。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以臣記憶。恐不止此。上問以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大驚曰。若是多耶。煩卿爲朕編集。洪歸搜閱。凡踰年。僅得十之

一二。至于稗官小說神仙怪鬼。一作婦人女子之詩。皆括而湊之。迺以進御。上固知不迨所對數。然頗嘉

其敏贍。亦轉秩賜金帛。

秦小相黃葛衫

秦檜權傾天下。然頗謹小嫌。故思陵眷之。雖檜死猶不釋。小相燔嘗衣黃葛衫。侍檜側。檜目之曰。換了來。燔未諭。復易黃葛。檜瞪目視之曰。可換白葛。燔因請以爲葛黃。乃貴賤所通用。檜曰。我與爾却不可用。蓋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青魚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以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便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耳。

高宗好絲桐

高宗自康邸已屬意絲桐。時有僧曰輝曰仙嘗召入。以是被知。上旣南巡。吳會二僧亦自京師來欲見上。



未有閒會上幸天竺二僧遂隨其徒迎駕起居上感昔至揮涕記之還宮卽命黃門召入黃門對以須令習儀上曰朕舊所識縱疎野何害僧徒固宜疎野黃門復奏以爲入夕非宜召僧徒之時上曰此却是翌朝召二僧入道京師事與渡南崎嶇上甚悲且喜由是宣召無時二僧冀規靈隱蔬地劓菴以老其徒不能從上至遣使諭靈隱僧猶豫未奉命上降黃幟任二僧所欲爲界靈隱僧懼而縱二僧自營今額爲天中圓覺寺上旣倦勤退處北宮閒乘小藤團龍肩輿憩其廬重華脫屣萬乘亦修思陵故事有御製二詩其徒摹雲章于壁石云

### 黃振以琴被遇

琴師黃震後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悅其音命待詔御前日給以黃金一兩後黃教子乃以他藝人詔以爾子不足進于琴耶黃喟然歎曰幾年幾世又遇這一個官家黃死遂絕絃云

###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夫隨宰相班奏事上手荅甚寵且許之時相疑其爲僞歸咎奏邸報吏妄撰聖旨杖背而黥之時山東歸附者衆荆襄帥臣列強弩射之使還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圆心以少緡錢賂銀臺通進司吏繳進上至以楊公疏宣諭時相以容臣契勘復於上遂止割下契勘銀臺不應受餘官奏惟從官可也仍用治邸吏法治臺吏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臺蓋已不復用典雖從官亦納劄廟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終以官非正從當制有所

可否亦止入劄乞敷奏。楊公急于發上之聰明。故不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韓南澗元吉。雖襲門蔭。而學問遠過于進士。孝宗謂兩制之選能者爲之。顧何擇于進士。任子嘗除韓權中書舍人。旋以稱職爲真。自以門蔭力辭。然恥于右之一字。微諷臺臣請進士去左。任子去右。上從之。至今著令云。時有士人朱游。頗任俠多記。閒因謁入語韓云。中書誤了。以任子位中書。顧不榮于進士乎。削左右字。則混然無別矣。韓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宮燭

予旣修王竹西封還宮中降炭樣如胡桃文鶉鴿色。蓋宣政事。建炎紹興猶襲用未改。故竹西力陳請罷去。其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燄明而香溢。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能一無能字進此。惟太后旋鑿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故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燭頗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闌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閨道奔歸。自言于上。上泣而具記其事。遂命高士儂尙主。一時寵渥莫之前比。蓋徽宗

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韋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與吾共臥起。吾視其斂且寘骨上。以太母之命。寘姬于理。獄具誅之東市。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恐其許己之故。文之以僞。上率母命。則固不得與之辯也。然柔福自聞太后將還。變馭。卽以病告。嘗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備知疇昔帝姬俱上在宮中事。僞帝姬引見之。頃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巷髡器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活。

###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術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召見。見上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卽駕輿曰：到處樹將來。王又爲李世英進墨。每一圭墨重十兩。上曰：怎麼大將如何把。王偶致棋客關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弈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靚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但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却又饒爾。我與爾永爲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關西樸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弈。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關西纔出。知爲所賣。鬱悶不食而死。

### 劉綺邊報

高宗得劉綺奏。逆亮將戒日渡江。上以爲憂。劉貴妃適侍進曰：劉綺妄傳邊事。教官家煩惱。上正色責妃。

曰爾婦人女子如何曉得必有教爾欺我者。斥妃出不復召。今葬西湖之曲。憲聖嘗從上航海。條敵騎數十輩掩至。欲擊御舟。后徐發一矢。其一應弦而倒。餘悉引去。高宗重于視師之役。后苦諫必往。至跪奏曰。若臣妾裹尺五阜紗。必須一往。妃不逮聖后矣。

陸石室

陸凝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丰神雋拔。論議倜儻。尤好爲詩。少年以計偕入汴。郡法從見之。疑其爲仙。邀陸雜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于羣官中指陸曰。這官人只是秀才。諸公因叩以科第。則曰。且還山脩讀。陸大不得意。道人臨別揖贈以粒。丹曰。緩急幸用之。陸亦異其人。寘丹襦帶中。果報罷。垂翅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怒。舟不能勝。亟抽帶中丹投舟外。風浪始帖息。陸舉手謝天。幸不葬魚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丹粒炯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欲濟子之身。非濟舟用也。陸方從道人再覓丹。汴流急不得語。陸惘然而已。歸用其說。隱于大滌洞天。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居踰歲。又有一道人訪陸。形貌不類。疇昔以紳纏雙鬢。垂背。紳上繪八卦。手持惜氣。揖陸曰。貧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榻。可否。陸難之。道人又曰。可借一凳。宿于石門之外。竹林中否。陸欣然予凳。既得凳。即視雲漢。仰臥唱歌。韻以惜氣。閒作步虛聲。音節宛轉。響應山谷。林鶴爲之旋舞。陸寢自若也。迨曉。道人持凳謝陸。長揖而別。陸回首。道人登室。前天柱峯如飛。頃已在霄漢。陸撫膺懲悔未已。頃又有紗巾白紵袍道人。問大滌道人宿此。今安在。陸語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識鍾離公也。或謂後至者。即洞仙。陸猶不悟。光堯退處北宮。思大滌雙逕之勝。先

幸大滌道流清宮以疾時憲聖亦侍羽流結亭起居光堯于駕上詔以今是閒人不須這禮數道流進天目水洞霄茶光堯俱憲聖意甚適宜賜其徒金帛有差進主觀者問以山中頗有能詩客否觀師素憐陸乃一作以陸對進陸行卷太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歸當語大哥【原注】憲聖從旁贊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職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卻苦他太上深以爲然遂不以語孝宗凡陸所四遇道人或以爲神仙固不可測而一日之頃不遇三宮亦命矣夫陸竟終于石室云

### 開禧兵端

韓侂胄欲興師北伐先因生辰使張嗣古【原注】時爲左史假尙書入敵中因伺虛實張卽韓之甥也使事告旋

引見未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容張歸卽邀至第亟問張以敵事張曰以某計之敵未可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風國信所奏嗣古謂金廷幾乎墜笏免所居官韓敗張未嘗以語人也韓後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歸力以敵中赤地千里斗米萬錢與隄爲讎且有內變韓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予嘗觀巽巖李公濂題名金山云眉山李濂攜子屋壁塾墓來可謂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顏氏家訓爾

